

## 父母的婚姻

父母婚后不久,父亲便去日本留学,留学经费一千五百大洋,父亲留了一部分给家里作安置费,就把家丢给了母亲。母亲留在南昌教书,她对自己的能力特别有信心,也特别喜欢工作。因为母亲完全是乐观的性格,因此她无论到哪个环境,与周围的关系都特别好。有时我和母亲一起去买东西,遇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售货员,母亲除了广东话,四川、湖南、上海、苏州等地的方言都听得懂,也会说,所以对方讲什么话,她就能回什么话,跟售货员的关系一下子搞得很融洽,售货员就会把最好的东西推荐给她。这时我就特别佩服母亲。

母亲还说过相声,用各种各样的方言说相声。侯宝林等老先生非常喜欢我母亲。我和母亲到北京去的时候,侯宝林还来看过我们,跟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就笑翻了天。母亲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幽默、有趣,因此母亲对人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幽默,那个人有趣。从前客人上门,不是先打电话预约,而是直接闯门。客人闯过来了,

一看到父亲在家,有的来客就不敢进来;要是我父亲不在家,客人来得反而多,因为他们跟我母亲聊天聊得特别快活。反过来,我父亲在楼上画画,除了要紧的人,他实在不太愿意放下手中的笔。有时母亲让父亲下来,说谁要见他一下,父亲就会非常懊丧地放下笔,叹一口气。到了吃饭的时候,父亲就会说,今天的事没做完,对不起这杯酒啊。由此可见父亲对工作的执著。而一旦母亲跟客人

名人传记

傅益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瑛,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瑛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聊得高兴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父亲有空画画了,这如同救了父亲一命。

母亲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放在嘴上说我爱你,你爱我的,而是一种真正的沟通的关系。父亲和母亲也吵架,偶尔也吵得很厉害,这种情况大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父亲喝酒是越喝越认真,越喝越严肃,母亲一般不喝,偶尔也抿一口。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们之间有八

九就会发生口舌,这时母亲就拎着皮包出门,说要学哪拉出走……说归说,吵归吵,两人之间绝没有猜忌、怨恨,始终有语言沟通,所以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舅舅说,你们夫妻俩是破坏性的安静,我们是建设性的吵架,越吵越好,越吵越有深度。

父母的婚姻中,“恩”的因素很大。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全家在外逃难,炸弹的弹片把外婆的一只眼睛炸瞎了,另一只眼睛只能模糊地看到影子。父亲就背着外婆,带着孩子,往老家新喻辗转。后来我外公告诉父亲,郭沫若在报上登文章找你,于是全家又从新喻转往重庆。

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大学的平房。父亲随后在上海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画展,全为巨制,卖出去很多,得了一笔钱,就想择地盖房。他选址的第一考虑,是南京城南的慧园,因为契合母亲“时慧”的名字。但终因那里没有空地,也没有空房,只得作罢,最后才听从徐悲鸿的意见,选在傅厚岗与徐悲鸿为邻。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里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

## 希特勒在家的日子

希特勒是在盛夏返回柏林的,由于对法战役取得了最新胜利,他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的紧张工作重新开始,只要他在柏林,工作负荷就会急剧上升。

我每天都更多地了解希特勒的个人生活是怎样安排的,他每天的工作是如何运作的。一般是些固定约会和根据明确指示安排的活动,可谓是一个高效运行的系统。另外,直到纳粹政权的最后日子,除了遭盟军轰炸的时候,总理府的日日夜夜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

希特勒每天的最早会晤是从临近中午时分开始的,不会提前。希特勒睡眠极少,但起得很晚。他的一天一般是从上午11时开始的,有时甚至是11时半。来访者一旦经过传达室,我们当中便会有人陪同他来到位于总理府正后方的兴登堡客厅。希特勒亲自到这个宽阔的大厅迎接客人的情况并不少见。午后不久,上午的会见完毕,他就和副官们以及军方人员关在一间办公室里,对局势进行一次分析。会议一般要持续到下午两点,常常会更久一些。

大家一般是在一楼餐厅用午餐。去餐厅时,必须横穿大堂,经过另一间相对小些、面朝冬季花园的客厅,然后来到一间被称为“吸烟室”的房间,尽管希特勒在场时从来没有人抽烟。来宾一般在这里等候,与希特勒共同进餐时则进旁边的一间房。在这里,大家可以谈论任何话题。

有一条规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希特勒不希望餐桌上看到两个从事相同职业的人。据人们向我转述,有一次在饭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中当中心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耶文字整理。

桌上,他无法忍受两名外科医生或两名建筑师在他面前争论。他由此得出结论,他们的行为只能归咎于他在场,他们不过想吸引他的注意力,如同一个家禽饲养场里的两只公鸡。

除了两三名秘书、一名副官外,桌上客人通常包括一名医生、一名建筑师或艺术家,他们中还要再加上一位国务秘书或纳粹党负责人。当我们打通电话,通知对方到总理府与希特勒共进午餐时,对方一般都是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

## 三角关系

双休日一过,到了周一,萍姐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约我去小木楼,而我和怡在双休日鏖战过度,有些倦意,我总要推说有些事,拖到星期三或至少星期二和萍姐见面。在星期二,我打电话给萍姐,让她到我家来共度良宵。

萍姐答应了,在她看来,我们俩是地地道道的情侣,只是考虑到我的声誉,她才让这种关系处于“地下”状态。我领着萍姐看了书屋,收藏室,萍姐很有兴致,停留的时间特长,在书房里东翻翻西看看,连声称奇,煞是羡慕,她说她其实很喜欢读书,只是未能考上大学,使自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离异后想读书也不知读什么书,她说等老了后,就以读书度过自己的晚年。

在收藏室里,萍姐对那些古老的陶器挺感兴趣,“仿真的,图案和线条虽简洁,内涵却挺丰富的,可以和西方的抽象派媲美。”

“萍姐,你现在的艺术鉴赏力越来越高了。”

“当然呀,人家说棒槌挂在城门上,三年也会说说话,我在画廊里经常和那些行家接触,能不学点吗?”她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我从外地收集的东西,西藏的唐卡、新疆维吾尔族的衣帽、蒙古的马头琴、西南景颇族的服饰以及保安的腰刀。

“这东西太美了,小华,我真喜欢。”她拿了一把英吉沙的小刀,看着镶满“红宝石”的刀柄,把玩着,欣喜不已。

“送给你吧,萍姐。”我一把拉过萍姐,抱着她旋转了一周,然后玩命地吻起萍姐来。我抱着萍姐来到卧室,把她抛到水床上,萍姐一着

都市小说

刘志庆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Z市某电子公司经理方小华结识了利用暑假来公司打工的女大学生林怡,两人坠入爱河,后造访其家,方知林怡是他曾经暗恋过的女知青林彩萍的女儿。方小华瞒着这对母女,周旋于她们之间,从母女两人身上寻求不同的情爱刺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床,就惊叫道:“好软呀!”她翻身,“小华,这是什么床,还有弹性?”

我诡秘地笑了笑,“这是水床,你不知道吧。”于是我一五一十地讲起水床的功用,并打开了开关。让水床加热,又把温度调到恰当的度数。

随着我和萍姐的轻轻哼叫,我完成了性爱的最后一击,被萍姐搂着静静地躺在被窝里,刹那间脑海里一片空白,连思绪的游丝都不见,一片空明。许久,我才完全恢复常

态,当我手一碰到水床的床膜,且听到流动的水声时,猛想到身边还搂着一个女人,那均匀呼吸声,分明地撞击着耳鼓,我想翻身惊醒她,突然激情又在心中燃起,就在一刹那,我想起身边躺着的不是那位激情少女,而是一个温情的中年妇女,我忙掩住嘴,因为我差点儿想狂叫一声“亲爱的怡”。

萍姐醒了,她叹了口气,“姐是怕影响了你的前程,但姐又离不开你,这叫我怎么办?况且姐年纪大了,也有点力不从心,要是姐年轻十几岁,或者我们早一点相识,那该多好,我会把家里料理得好的,让你在外面好好工作,我俩再生一个儿子,那该多好……”萍姐呜呜地哭了起来。

“是呀,我们以后怎么办,萍姐呀萍姐,这不仅仅有你想到的问题,还有你根本没想到的问题呢。但我眼下顾不上这么多,只是竭力地安慰她,“姐,别想这么多,我会好好安排的,你先不要想这么多,好吗?”

“你叫我怎能不想呢?”她又呜呜地哭了起来。无奈我只好说:“姐,你放心,等房子装修好后,让你和怡住进去,至于以后的事,我们再慢慢商量。”我当然不可能说要娶她,事实上也无法娶她,当然萍姐处处替别人着想,即使我要娶她,她多半不会同意的,不过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她的许多冰封的意识已经唤醒,那么以后该怎么办?

我只好说些甜言蜜语安慰着她,搂着她哄她入睡,不时又想起在学校读书的怡,思绪纷乱起来,怎么也不想不起妥善处置的方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和母女共同生活在一起,但这怎么可能呢?

## 水坑里的蛆

因为水的问题,乡里县里他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村长找不见,他就找到乡里。乡护林站站长,分管护林的副乡长,还有乡长。乡长很客气,还给他沏了茶,静静地听完他的叙述,然后和蔼地让他去找分管护林的副乡长:“你先去找他,我随后就跟他谈。”副乡长还没听完便勃然大怒:“反了反了,他们就敢这么干!眼里还有没有政府!真是反了!你先回去,我马上派人去查,查出谁就办谁!”护林站没副乡长那么动感情,但对他来说也足够了:“嗨,那种地方,谁去那儿也不好干。但不管咋着,总不能不让喝水嘛。太不像话了,你原先还说要去查的,你应先回吧。”

一个来回近五十里山路。这地方自行车没有,又不通公共汽车。碰上个小四轮、卡车什么的,又大都是孔家茆的,他不想拦,拦也拦不住。他只是走。走一天,疼两天,一个星期也缓不过劲来。

然而就是不见有人上来,也不见有任何动静和变化。水房依旧由那个老头儿把着,谁也能挑,就是不准他挑。晚上则是一把大锁。一切照旧。

“你娘的两手空空,吊得跟个秤锤似的,还不白磨你的脚板子,白磨你的嘴皮子!你是憨子,你以为天下人都是憨子!”他一回老婆就这么骂他。她好像把世上的事全看透了。“也不瞧瞧人家以前的护林员咋当的,乡里县里的头头一翘跟一翘地往这儿跑。你来三四月了,咋鬼也不见一个!”

老婆骂得他难受,冒火,可他明白老婆骂得不是没道

名家新作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一位有残疾的退役军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理。他来以前,这护林点上的几孔窑里,几乎全都挂满了奖状锦旗。地区、县里、乡里,甚至还有村里的!孔家茆赠来的大红锦旗!他曾在村里赠来的几面锦旗上瞅了又瞅,有一面锦旗上竟写着“爱民模范护林员”一溜大字。字体遒劲饱满,光彩夺目,把他的眼都看直了!“爱民模范护林员。”他不明这种词是怎么想出来的,又怎么能写出来做成锦旗,堂而皇之地挂在这里!

原来的护林员很得意很快活很自然很兴奋很耐心地

有时会在短暂惊讶之后作出回应。只有很少几个人,如约瑟夫·戈培尔会毫不犹豫地谢绝邀请。这位宣传部长经常会在最后一刻借口有事或工作太忙而拒绝与希特勒共进午餐或晚餐。

在柏林总理府,我没参加过几次有希特勒出席的宴请。我一般是站在门后,更常见的情况是在传达室或电话总机值班。我只能说,在德国仍频频获胜的那个时期,希特勒的话很多,常常是一打开话匣子就没个完。我必须承认,这一时期,我对这类讨论没太留意。是胆怯,还是军人的谨慎或担心知道得太多?我说不准,也许这些原因都有。我从“老人”的嘴里得知,希特勒在饭桌上以谈论艺术、科学或历史话题为乐。而且,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他吃饭时从不谈论政治或军事范畴的问题。

午餐后,希特勒接着开会,最常见的是与某人单独交谈。有时, he 可以和一名参谋部成员、一位大使、一位部长或一位金融家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这类来访一般是在喝茶的时候。希特勒习惯邀请来宾到冬季花园散步,这个地方似乎深受希特勒青睐。在这里,他曾与空军司令、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纳粹党总管、得力助手鲁道夫·赫斯以及约瑟夫·戈培尔进行长时间的、经常性的交流。他们很少坐下来。在这些会谈中,他没带一片纸,也没有任何资料,而且,我从未见他用手记录什么。

傍晚时分,一旦会议结束,希特勒习惯返回自己的房间,这是他休息或看书的时间。如果天气好,晚饭前,他也会独自在总理府花园里转上一圈。

对着刚来接班的他,把这一窑一窑的奖状奖杯奖杯锦旗一个个地介绍了一遍。原来的护林员就是现在县林业局的办公室副主任。在这儿干了没两年就升了一格。听别人说这两年他真是发达了,发老了。家里的住宅翻新了又翻新,比四兄弟的两层楼也差不到哪里去。不过当时看上去护林员则显得很诚恳,很朴实,很憨厚,很实在,很可靠,笑容可掬,热情洋溢,满面放光:“早知道你将来早知道你将来。你不到三十吧,哈,年轻有为年轻有为。以后有啥事就来找我,不要客气,有事就来找我。好歹我在这儿也干两年了,咋着也比你熟。好好干好好干……”这些话当时让他觉得动听极了,也让他感动极了。

可后来,当他为喝水的事专程到县里找到他时,这个明显白胖了的办公室副主任竟显出一副认不出来的样子,然后就说:“咋搞的嘛,那里的人都挺不错的呀,咋就能不让喝水啦咋就能不让喝水啦。好啦好啦,我看你还是找乡里还是找乡里,县里也不能隔手打人嘛……”

渐渐地,他也不想去找了。他怕看到那些脸孔,他也不想再看到那些脸孔。他受不了这份窝囊!对!他不能老这么将就着闹水喝,他应该把那个水窝凿得更宽更大更深,甚至再凿出一个浅水井来。他不再要喝,还要喝饱喝足,气死他们。他想的太容易太简单了。

那一天,他带了凿子去那个水窝挑水,还没到跟前就给惊呆了!水窝里竟让人倒了一大摊茅粪!山沟里奇臭冲天,寸把长的蛆满地乱爬,在脚下踩得叭叭作响!